

现实建构主义理论评述^{*}

董青岭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弥合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学派之间的分歧,倡导一种现实建构主义的研究。本文认为,现实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搭桥理论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妥协、融合的产物,它揉合了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与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现实建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国际关系中的观念、权力与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实质是现实主义政治世界观的建构主义形态。作者指出,现实建构主义可有效地弥补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在具体经验问题上的解释力之不足,但这种尝试的理论轮廓和研究纲领还有待进一步澄清。

关键词 现实建构主义 理论融合

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两个针锋相对、难以调和的理论阵营。一方面,现实主义常常指责建构主义天生具有自由

^{*} 感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林民旺博士、《外交评论》编辑部吴文成先生以及外交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批评、鼓励和无私的帮助。

《国际政治科学》2008/1(总第13期),第130—157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建构主义也常常断言现实主义所秉持的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与主体间认识论和方法论格格不入。但是随着两大理论流派学理争论的深入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在逻辑上并非完全相互对立、毫无对话可言,鉴于种种学理依据,二者之间的对话与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这一背景下,一项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或搭桥的计划逐渐在近年来的理论探讨中展现出来。这种搭桥计划不仅产生了可被称为“现实建构主义”(Realist Constructivism)或“建构现实主义”(Constructivist Realism)的学理空间,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弥补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在具体经验问题上的解释力的不足,从而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当前的“三方论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走向“四角论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自由建构主义、现实建构主义),并最终有可能沟通国际关系主流学派与批判和后现代学派之间的鸿沟。

那么,什么是现实建构主义(或建构现实主义)?它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系谱中身居何位?又具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呢?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评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从对抗到对话再到

有关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对立的批判总结,可参见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5, 2003, pp. 325—342.

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述可参考: Michael Winnerstig, "Shared Values or Power Politics?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1981—1994," Stockholm, Swed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Andreas Gofas, "Structure, Agency and Inter-subjectivity: Re-capturing the EMU Policy Process in a Constructivist Realist Framework,"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nd workshop of the European Political-economy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 May 2002; Henry Nau,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Constructivist Realism or Realist-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37—341; Jennifer Serling-Folker, "Realist-Constructivism and Mora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41—343; Janice B. Mattem, "Power in Realist-Constructivism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43—346; Richard N. Lebow, "Constructive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46—348;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48—352; Jeffrey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visms in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1, 2004, pp. 229—244; Ilan Peleg, "The Zionist Right and Constructivist Realism: Ideological Persistence and Tactical Readjustment," *Israel Studies*, Vol. 10, No. 3, 2005, pp. 127—153.

巴尔金(J. Samuel Barkin)和内克松(Daniel Nexon)均主张,这种现实主义元素和建构主义元素相融合后产生的理论新流派或新变种可以称之为“现实建构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建构现实主义”,二者本质上系同一所指。本文倾向于用“现实建构主义”作统一指称。

融合的学术发展历程,旨在说明现实建构主义的产生背景;第二部分依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初步梳理了现实建构主义的多元建桥计划及其基本理论轮廓;第三部分概述了目前现实建构主义的经验研究成果及其理论应用空间;文章最后简短评论了现实建构主义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一、现实建构主义的产生背景

作为一种搭桥理论,现实建构主义的产生既源于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发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挑战,也源于现实主义针对自身解释力不足所进行的自我反思与修正,但更深层的根源则在于,由于国际社会的不断扩展、国际规范作用的不断增强,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研究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方法受到了社会学方法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也就是说,在一个越来越规则化的国际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强大国家的行动都不可能仅仅只依据后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sm),而忽视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的制约与影响,权力与认同、物质与观念、结构与施动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相互构成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构主义主要是作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直接挑战者和批判者出现的。建构主义指出,主流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形式模型基本上都是静态理论,无法对体系进程做出强有力的解释和说明,因为它们普遍倾向于将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看作是客观物质现实的反映而非主体间的社会建构,各个行为体也总是被设定为在一定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下努力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所以观念、身

后果性逻辑主要是行为体的行动选择与个体的理性预期相关,即行为体一般将自身和互动中他人的利益、目的和偏好看作是给定的,然后在此基础上询问“我如何得到我想要的”,进而进行手段一目的理性算计,从而设计出效用最大化战略,即行为体总是利用机会和权力来实现预先给定的目的和利益。而适当性逻辑则是指行为总是基于规则的,行为体在做出行之前总是先要询问“现在身处何种社会情境之中”,即个体行为遵循与特定情境之特定认同相联系的规则,通过评估现有认同、选择困境与自我、情境更宽泛概念之间的相似性来探讨个体行为的机会。根据适当性逻辑,行为涉及激活认同或角色,使该认同或角色的义务与特定情境相适应。有关两种逻辑的阐述可参见: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on,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943—969;也可参见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2000, pp. 1—39.

份和话语在解释国际政治行为中或者无足轻重。然而,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阿德勒 (Emanuel Alder)以及巴尼特 (Michael Barnett)等人的经验研究却证明,即使在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地带——安全研究领域,观念、身份和话语都是极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它们不仅对互动的行为体如何理解彼此间的真实权力关系以及如何运用权力起作用,而且对行为体自身及其利益的认知都有重要的构成性影响。建构主义因而断定,现实主义所固守的物质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与其所提倡的理念主义本体论和主体间认识论是不相容的。

同时,有很多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形态,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现实主义与自由理想主义对立与论争的延续”。首先,现实主义指出,建构主义具有显而易见的自由理想主义政治世界观,它相信可以通过改变行为体的观念和身份进而改变行为体的利益认知,通过观念和身份的良性分配以及国际规范的社会化效应,国际权力斗争尽管不能完全消除,但至少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乃至根本改善。这使得现实主义认为,当前主流建构主义所秉持的自由理想主义人类进步信念,是与其所坚守的政治悲观情节与道德怀疑精神相左的。其次,还有许多强现实主义者,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认为观念、规范、认同和话语这些都是边缘性解释变量,对政治行为的整体解释效果充其量只能起到补充说明作用,相对于物质性解释变量 (主要是指军事力量的对比),观念、规范、认同和话语不仅是“软的,而且是模糊、不可衡量的。当然,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形下这些解释变量会相对重要,但这或者是因为所解释的问题不是重要的战略问题,或者是因为这些用作解释变量的“规范与观念”符合体系中最强行为体的利益和需要。概言之,现实主义认为,主流建构主义是传统自由理想主义世界观的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Emanuel Ald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niel Nexon and Patrick Jackson, "Paradigmatic Faults: Why The Divisions Between 'Schools' of IR Theory Aren't All They're Cracked Up To B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Le Centre Sheraton Hotel, Montreal, Quebec, Canada, Mar 17, 2004.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49.

社会学变种,是冷战后新形势所催生的“新康德主义”或“新威尔逊主义”而已。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潮流促成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由对抗状态逐步转向对话与融合。

其一,长期陷入危机状态的现实主义开始进入全面的“反思时刻”。在这里,所谓“现实主义的危机”不是指自卡尔(E. H. Carr)和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以来的所有现实主义理论的危机,而是指经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科学化改造之后形成的权力物质主义因为无法解释体系的重大历史变迁而产生的理论效度危机。华尔兹理论因为无法预见、解释冷战的和平终结而达至危机高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质疑。在现实主义阵营内部,伴随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崛起以及各种“最小现实主义”的出现,现实主义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主义的危机”之所以产生并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华尔兹式的新现实主义僵硬地坚持物质结构的客观决定性、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严格分野、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市场/公司的潜在隐喻以及行为偏好上的工具理性假定所致。现实主义要摆脱危机并增强其自身的理论解释力,仅仅通过松动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假定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其“权力物质主义”和“政治悲观主义”的理论形象,因而不得不依赖和借助于一种阵营外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来完成其自身的修正和改造。

其二,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研究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方法受到了社会学转向的

关于这一方面的总结可以参见美国国际研究协会(ISA)的会议论文:“Realism Reconsidered,” which convened at the 2006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22 March, 2006.

这一术语借自于斯特凡诺·古齐尼(Stefano Guzzini)。相关文献可参考Stefano Guzzini, “The Enduring Dilemmas of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4, 2004, pp. 533—568;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 Death Foretold* (NY: Routledge, 1998), pp. 95—235.

奥利·韦弗尔(Ole Wæver)指出,“现实主义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范式,但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都不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主要是作为一个批判标靶而存在的”。参见,Ole Wæver, “Figure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Introducing Persons Instead of Paradigms,” in I. B. Neumann and Ole Wæ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26。本文认为,此语同样适用于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的遭遇。

“最小现实主义”是指放松或偏离现实主义基本命题的理论,只保留某些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比如理性主义和无政府命题。相关论述参见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 19.

冲击和挑战。通常,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的核心论战被认为是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论战。但是,丹尼尔·内克松和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Jackson)认为,整个90年代的学理论争其实是在更广阔的理论层面上展开的,它不仅涉及“我们应当如何研究国际政治”的认识论之争(理性主义vs建构主义),而且触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本体论探源(物质主义vs理念主义),以及方法论问题,即“哪一种研究方法更有助于我们捕捉事物之间的真实联系”(解释vs理解、整体主义vs个体主义)。所有这些认识论、本体论乃至方法论之争作为一个整体,实质上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研究领域内“社会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之间的争论和比较,其深层理论含义是“国际关系学者对社会世界的重新发现和人的意义的回归”,以及人类自身对其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重新概化。在这种社会学方法的挑战下,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所坚持的物质主义内核与“经济理性人”的假定,将不得不回归到真实的社会情景中加以检验和改造。

鉴于上述两个学术潮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论战越来越多地从相互抨击走向相互学习、从对抗走向对话,并最终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妥协与融合:现实主义认识到需要借助于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实现进程转向,从而摆脱被认为是静态理论的指责;而建构主义意识到,它需要吸收现实主义的某些务实精神和道德怀疑主义,才能够确保不被批评为“新乌托邦精神”的代表。

二、多元搭桥计划与基本理论轮廓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学者最早涉及现实主义与

比如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645—685;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s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Daniel Nexon and Patrick Jackson, "Paradigmatic Faults: Why the Divisions Between 'Schools' of IR Theory Aren't All They're Cracked Up To Be," pp. 23—25.

Lapid, Yosef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建构主义的融合问题。在经历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激烈论战后,学者们表现出了在二者之间建立搭桥理论的浓厚兴趣。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以下几个融合动向或搭桥计划学理性最强,也最值得关注。

(一) 巴尔金:古典现实主义范式与建构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融合

巴尔金指出,新现实主义之所以被认为是静态的、非历史的,主要是因为它僵硬地坚持物质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而建构主义不像现实主义那样是一种“关于政治如何运行”的范式假定,它是一整套“关于指导如何研究政治运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假定。从逻辑上说,一种形而上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形而下的不同范式是可以自由结合的。其实,现实主义并非天生就是物质主义和经验—实证的,古典现实主义不仅强调理想与道德等非物质因素的作用,而且也强调诠释和理解等方法的重要性。当前学界盛行的主流建构主义是建构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和自由主义范式的意识形态相结合而形成的“美国式自由建构主义”,由此产生的理论结果是复兴了自由理想主义的“规范与观念”研究。同样地,建构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应该也可以与古典现实主义范式的非物质部分相结合而形成“现实建构主义”,从而可以复兴现实主义框架下的“理想与道德”研究(如图-1所示)。

简言之,巴尔金所试图创立的“现实建构主义”是以社会建构为基本假定、以“理想与道德”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权力与理想的辩证”为核心问题,以主体

比如 Michael W innerstig, “Shared Values or Power Politics?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1981—1994,” Stockholm, Swed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Magnus Ericson, “A Realist Stable Peace: Power, Threa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hared Norwegian-Swedish Democratic Security Identity 1905—1940,” Lun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 Andreas Gofas, “Structure, Agency and Intersubjectivity: Re-capturing the EMU Policy Process in a Constructivist Realist Framework,”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nd workshop of the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y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 May 2002.

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巴尔金的“现实建构主义”受到了极大关注,有学者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在 21 世纪的更新”、“世界政治的新视角”。例如: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李保平、郝望、徐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17—641 页; Richard Little and Michael Smith, eds., *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 3r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415—422.

按照巴尔金的阐述,“美国式自由建构主义”(Liberal Constructivism)是指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为基本假定,以“规范和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结构和施动者的相互构成”为核心问题,以主体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主要解释路径,以合作进化为基本社会预期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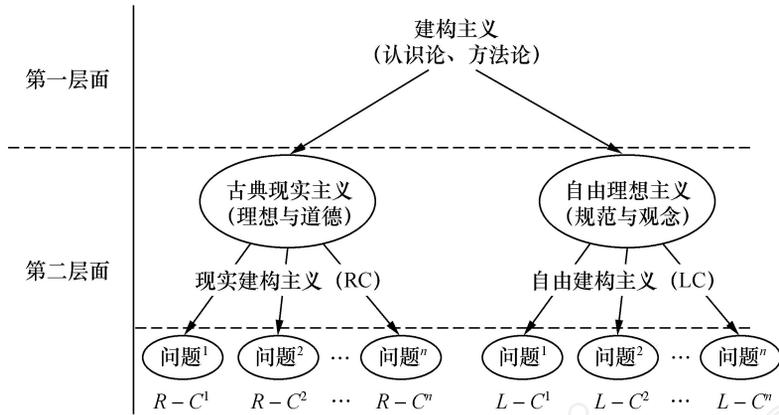


图-1 巴尔金现实建构主义与现实—建构主义的逻辑构想

注：R-C代表现实—建构主义；L-C代表自由—建构主义。巴尔金认为，无连字符的“现实建构主义”应被理解为一般框架，而不是一种特定理论，而有连字符的“现实—建构主义”则是指在“现实建构主义”一般框架之下针对具体问题的特定理论。

间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主要解释路径，以权力的持久对抗为基本社会预期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即现实主义框架下的建构主义理想研究，目的在于纠正“华尔兹式的”新现实主义对理想与道德等非物质因素的忽视。为此，他主张既要留心权力结构如何影响国际规范格局的变动，同时也反向关注规范结构如何影响权力结构，也就是说，其终极目标在于解释和理解国际体系的变迁问题。表-1归纳了巴尔金主张的现实建构主义的考察对象与分析向度：

表-1 巴尔金现实建构主义的考察对象与分析向度

分析向度	结构	施动者	施动行为	施动结果
正向	权力结构	政治道德的倡导者	运用权力	规范结构变迁
反向	规范结构	政治道德的倡导者	运用权力	权力结构变迁

巴尔金认为，这种接受第二层面建构主义改造的现实主义有几个方面的贡

巴尔金关于“现实建构主义”的详细阐述参见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pp. 325—342。另外，有关巴尔金“现实建构主义”的回应文章可参考：“Bridging the Gap: Toward A Realist-Constructivist Dialogu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6, 2004, pp. 337—341；秦亚青、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 2005年第 1期；Brent Steele, “Liberal-Idealism: A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9, No. 1, 2007, pp. 23—52。

献:首先,它可以复兴一度被轻视和回避的古典现实主义之理想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新现实主义“权力研究”中的理想与道德缺失;其次,它有助于匡正长期混淆于现实主义定义中的个人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假定,将建构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应用于现实主义,并与古典现实主义的“社会学”假定相契合,从而修正了新现实主义对个人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狭隘认识;最后,这种现实主义将致力于诠释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变迁,从而使现实主义可以摆脱静态理论的指责。

(二) 斯特林—福尔克:新现实主义和主流建构主义的融合

珍妮弗·斯特林—福尔克(Jennifer Sterling-Folker)认为,新现实主义无疑是静态和非历史性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新现实主义对进程和变化无话可说”。事实上,由于新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总是出于生存驱动而彼此竞争,那么,任何一个试图立足并存活于霍布斯“丛林世界”的国家,必然关注并模仿先进的社会实践方式,因而新现实主义存在着以“适者生存、自然选择”为机制的体系进程理论,它可以解释体系总体进化趋势,但却无法解释体系进化的具体内容和路径选择。但是,新现实主义关心结构远胜于进程。

在她看来,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并非像双方所争论的那样互不相容,事实上,就解释体系的稳定和变迁而言,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支撑。首先,双方在本体论上都承认“在社会事实被建构之前,存在着独立于思想和经历之外的‘那在’(out there)限制”,即人的社会生物性,国际关系中的一切敌对和纷争无不源于人性上对群体内外认同之差异;其次,人性并不可以独立存在,它必然显现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再次,现实主义的“自然选择”和建构主义的文化选择不仅难以截然分开,而且在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世界里,二者更是难

理想研究不同于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主要是指与现实主义相对的强调基于理想而非权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常常被现实主义斥为“乌托邦主义”,而理想研究既包括现实主义对理想与道德的研究——强调理想与道德的特定情境性,也包括理想主义对理想与道德的研究——强调理想与道德的普世性。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Reconstructing, or Reread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1, 2002, p. 73.

比如,斯特林—福尔克指出,在自然选择机制下,同样是为了争夺和开发更多的资源以维持和延续生命,人类和鸟类都在进化,但为什么人类会进化出双手而鸟类会进化出翅膀?参见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p. 80.

以独立发挥作用,比如现实主义可以解释模仿和学习的原动力,但却无法阐释学习进化的具体内容和路径,而建构主义虽然可解释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和路径,但却很难解释国家主动接受社会化的原动力。

总之,国际关系行为者在建构彼此关系的过程中,既难以摆脱生物性的先天限制,也难以逃脱社会化的后天压力。如果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能够在某一点上实现结合和互补,那么,无论是人类在竞争压力下社会实践方式的变异还是这种变异的文化遗传,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释。

鉴于上述认识,如图-2所示,斯特林—福尔克相信,以社会生物学为桥梁,以无政府状态和相对权力为原初环境假定,以人类群体身份的形成作为分析起点,以群体内外的认同差异为主要解释路径,以群体间竞争和群体内竞争的互动为主要分析层次,以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进化机制,以体系的超历史稳定和偶然性变化为解释对象,“华尔兹式的”新现实主义可以与主流建构主义相融合并形成现实主义的新范式,即现实主义的进化范式,从而不仅有助于实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转向,而且有助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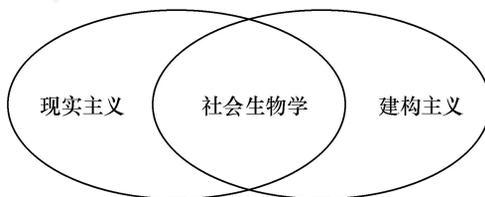


图-2 斯特林—福尔克的现实建构主义构想

在这里,斯特林—福尔克所指的“主流建构主义”是指由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所界定的“新古典建构主义”和“自然建构主义”,而不包括“后现代建构主义”,参见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p. 73。具体分类可见 John G.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35—36。

相关文献参考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t-Constructivism and Morality”;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Evolutionary Tendencies in Realist and Liberal Theory,” in William R. Thompson, ed.,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t Global Governance: Revisiting Cave! hic dragons and Beyond,” in Matthew Hoffmann and Alice Ba, eds.,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 Coherence, Contestation, and Worl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5);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From Debate to Dialogue,”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Nex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pril 29—30, 2005;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imacy of Anarchy: Explaining U. 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Making After Bretton Woods* (Albany, NY: SUNY Series in Global Politics, 2002)。

复兴一度受到轻视的现实主义的人性基础。

(三) 斯蒂尔:古典现实主义与批判建构主义的融合

2006年12月英国国际关系学会(BISA)的一篇年会论文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华尔兹式的”权力物质主义解释日益乏力及其所导致的政策不合时宜性日渐增多,一种新的、实用的现实主义视角——“反身现实主义(Reflexive Realism)”或“随意的现实主义(Willful Realism)”——正在浮出水面,亦即古典现实主义与批判建构主义相融合所产生的理论新视角。其核心理念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反身自省,把“华尔兹式”新现实主义所丢失的道德维度和政治性重新带回现实主义,复兴古典现实主义的道德怀疑精神和政治批判传统。

首先,反身性(reflexivity)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理论家和学者具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即他们能认识到,“社会意义世界是由外行的施动者的施动行为和内行专家的元语言所共同建构的,在生产国际关系知识的过程中,理论家和学者本身对研究对象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二是指国家具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即相对于外在他者,国家会不时自我反问它过去是谁而现在又是谁,进而对其自身的各种行为特别是权力之运用进行反身自控、自我监督。

进而,由于施动者天生俱有的“反身性”,“华尔兹式”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和末世论哲学忽视了施动者在结构限制之外的自由施动能力,以及体系文

确切地讲,斯特林—福尔克旨在指出,许多国家关系学者(比如华尔兹和温特)都暗含未言明的人性假设,即“任何国际关系研究都必然以某种人性假定为基础。”

Brent Steele, “The Reflexive Realists”. Paper prepared for English School Panels for ISA 2007.

参见 Brent Steele, “Eavesdropping on Honored Ghosts”: From Classical to Reflexive Realis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0, No. 3, 2007, pp. 272—300.

在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C. Williams)的作品中,他更愿意将这种融合视角下的古典现实主义复兴称之为“随意的现实主义”(willful realism),参见 Michael C. Williams, *The Realist Tradition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斯蒂尔和麦克斯威尼(Bill McSweeney)都认为,反身性并不完全等同于自我反思。反身性并不是指行为体对自身行为有意识的和故意的自我反思,而是指行为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无意识的和理所当然的对自身行为反身自省的天然本能。因而,国家对自身行为反躬自省并不必然等于自我反思。参见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3.

Brent Steele, “The Reflexive Realists”.

化和权力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虽然反身自省、反躬自控并不必然导致国家采取更加适当的行为,但这种“反身性”的结果可以鼓励国家对自身所追逐的利益和道德进行自我反思,并最终诱导国家建构负责任的自我形象和和平稳定的政治秩序。换言之,反身现实主义暗含着要求恢复古典现实主义的道德怀疑精神和政治批判传统,而要做到这一点,古典现实主义必须借助于批判建构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为此,“反身现实主义”主张:(1)要以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二元性”与“双重诠释”理论,来反思现实主义理论对世界政治的真实运行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即理论自身会影响其研究对象;(2)国家不仅具有理性行为能力更具自反能力(reflexive capability),国家通过反躬自省可以有效地监控和修正其自身的不适当行为;(3)结构虽然重要,但施动者的施动性(自反性)同样不容忽视,二者始终处于相互建构的过程之中。

以上述三原则为指导,“反身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权力和国家的中心性依然是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有效假定,但是应当看到国际政治的观念建构性,进而给予国家施动性尤其是其自反性以适当的关注,诱导国家不仅要注重权力,更要谨慎地使用权力,并最终使国家充分意识到“节制才是自由行动之前提”。

总之,“反身现实主义”意在通过批判建构主义的思维框架重新审视古典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和无限智慧,并对“华尔兹式的”权力物质主义所带来的危险倾向予以警惕和批评,同时该理论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所盛行的目的论哲学和“决定论”主张。

比如温特带有浓厚“新康德主义”色彩的建构主义目的论哲学。这种“目的论哲学”往往忽视施动者的施动性所造成的历史偶然性,因而预言国际关系会朝向某个预先设定的历史目标演进,相关论述见 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491—542。

根据斯蒂尔的概括总结,当前“反身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还包括: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Anthony Lang, *Agency and Ethics: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Albany: SUNY Press, 2002); Anthony Lang,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ns J. Morgenthau on Aristotle's The Politic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4)。

(四) 内克松和杰克逊 :学科分化与现实建构主义的存在可能

另外,内克松和杰克逊从学科分化的角度,也提供了一种现实建构主义存在的可能。内克松和杰克逊根据安德鲁·阿博特(Andrew Abbott)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围绕着“世界政治中的权力能否被超越”以及“究竟是坚持科学研究取向还是坚持历史—社会研究取向”这两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学科至少发生了两轮明晰可辨的理论分化,并滋生了众多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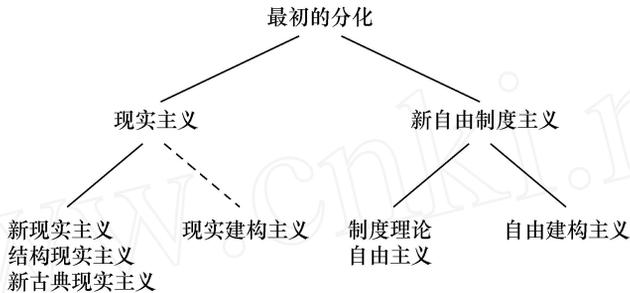


图-3 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分化

来源: Jackson and Nexon, “Paradigmatic Faults: Why the Divisions Between ‘Schools’ of IR Theory Aren’t All They’re Cracked Up To Be”.

首先,国际关系理论继最初分化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演化为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阵营。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的优先性,并坚信一旦离开了体系中大国的支撑,国际制度将难以为继;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相信国际制度能够有效弱化权力政治的影响,从而加强国际合作的意愿;现实主义热衷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因而极力推崇以经济学为样板建立现实主义“硬科学”,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脱胎于自由主义的历史—社会分析传统,因而明显保留了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痕迹。

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阵营发生新的理论分化,形成了坚持经济学方法的自由制度理论与坚持社会学方法的自由建构主义。自由建构主义

Daniel Nexon and Patrick Jackson, “Paradigmatic Faults: Why the Divisions Between ‘Schools’ of IR Theory Aren’t All They’re Cracked Up To Be”.

更相信,良好的制度设计和规范密度的不断增强不仅可以有效规制行为者的权力和利益,而且还可以通过改变行为者的观念进而改变其身份和行为,因而比自由制度理论更相信“超越权力政治”的可能性。

而在现实主义内部,至今未发生经济学现实主义与社会学现实主义的分化。内克松和杰克逊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现实主义通常被认为是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在行动偏好上表现为依赖于后果性逻辑,因而很难与社会学方法所强调的以规范和认同为基础的适当性逻辑兼容;第二,美国建构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自由理想主义倾向,是政治乐观主义的同情者和天然同盟军。尽管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假定的建构主义在理论逻辑上可以与现实主义的世界观相结合,但情感上却很难被美国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内克松和杰克逊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演变到今天,核心问题主要还是两个:(1)无政府状态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限制;(2)权力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超越。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将不断分化,主流理论的“三角论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四角论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自由建构主义和现实建构主义)。

如图-4所示,在这场新的四角论战中,自由主义与现实建构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两对理论处于最大对立状态,沟通与对话的余地最小。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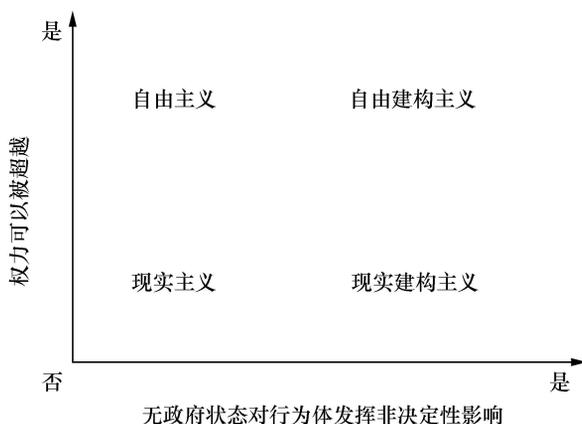


图-4 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坐标

来源: 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Constructivist Realism or Realist-Constructivism?” p. 340.

主义与现实建构主义共享“权力政治不可超越”的一致主张,但现实建构主义并不认为无政府状态和个体利益是由客观物质条件所给定的,相反它们应被视为由社会互动所产生的社会建构物。由于关注社会互动进程和相信无政府状态的可变性,现实建构主义不仅能够预见和解释体系中的重大变化,而且其政治态度要远较现实主义乐观。自由建构主义与现实建构主义虽然共享建构主义的主体间认识论和方法论,但自由建构主义更相信制度和规范的社会化效应,更强调制度和规范促进国际合作的积极作用,而现实建构主义则保持了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改良计划的一贯怀疑,相信即使在高度规范化的国际社会中,权力依然是重要的。

综上所述,现实建构主义处于比现实主义更乐观、比自由建构主义更悲观的中间位置,是介于现实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理论,它同时兼顾了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建构主义的观念。归纳起来,现实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有如下几个方面主张:

第一,国际政治是永恒的权力斗争。即便是现存规范结构被互动的行为体所普遍接受和高度认同,权力依然至关重要。权力结构和权力斗争不仅造就和再造了行为体置身于其中并被社会化的体系政治文化,而且一旦对规范的解释发生分歧,解释者的权力就会发挥作用,它将决定谁的规范解释将被遵守以及何种规范凌驾于其他规范之上。

第二,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不是主观臆造,也不是物质事实,而是一种主体间的或社会性的现实。因此,无政府状态是由行为体自身造就,它既不一成不变,也不对体系中的行为体施加固定的限制;同时,行为体的利益和选择偏好也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行为体身份的不断建构而不断变化的。概言之,由于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所作所为、它们追求的利益及其运行结构,都是由社会规范和观念而不仅仅是由客观物质条件所决定。因此,行为体的行为不仅要遵循后果性逻辑,同时也要遵循适当性逻辑。

第三,国际体系的现存状态,既是由国际体系结构的客观必然性所造就的,同时也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偶然性社会互动的结果。因而,国际体系兼具超历史的稳恒性和偶然的社会变动性。国际关系中的特定权力结构与特定观念结构总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互动的实践产物,并且二者始终处于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的过程之中,特定的权力结构可以影响特定的国际规范格局的变动;反之,特定的规范体系也会影响特定权力结构的变迁。

总之,现实建构主义是指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为基本假定,以社会人取代经济人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元假设,以主体间性作为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以权力与认同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中轴,以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为基本世界观的分析框架,其理论实质是现实主义政治世界观的建构主义形态。

三、现实建构主义的经验运用

根据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国际关系理论分类,巴尔金、斯特林—福尔克、内克松和杰克逊等人的现实建构主义,均可归入问题解决理论之列,即解释和解决当前国际关系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而作为现实建构主义另一支的斯蒂尔的反身现实主义则属于批判理论,它不在于解决当前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是要复兴权力物质主义所一度丢失的政治怀疑精神和道德批判传统。

(一) 问题解决理论:现实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解读与政治建言

当前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也就是自由建构主义,倾向于强调说服、规范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政治变革和人类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而现实主义则强调客观物质条件对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外在制约和驱动,对修辞、话语和规范等非物质性因素以及非国家行为体采取轻视态度。但是,现实世界既非纯粹的客观世界,也非纯粹的建构世界,偏执于物质一端的现实主义和偏执于建构一端的自由建构主义都不能对现实经验问题做出充分的解释。现实建构主义指出,将客观权力与主体间认同因素并列考虑的融合理论可能不是简约的理论,但它在具体经验问题上要比现实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更具解释力。

1. 权力结构与规范结构的互动与相互影响

现实建构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是,“特定的权力结构可以影响特定规范结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Theory,"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208.

构的变动,反之,特定规范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特定权力结构的变迁”。2002年,亨利·诺(Henry R. Nau)率先将这一现实建构主义命题应用于美国外交大战略的分析。他指出,自己是在“分裂的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建构搭桥理论”。他认为,认同与物质权力共同塑造了美国国家利益及其相应的对外行为。

在亨利·诺看来,国家利益不仅仅源于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同时也源于该国的社会观念。因此,一国的对外政策,也主要是由该国所置身于其中的物质权力分配(平等或不平等)与认同分配(一致或分歧)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如图-5所示,不同的物质权力分配与国家认同分配相结合可以产生不同的国际关系或国际结构类型:无政府状态、帝国、等级制与安全共同体。进而,亨利·诺对物质权力分配与认同分配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组合,并考察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不同关系类型,从而对美国在不同环境限制下最为可能的战略与政策选择作出了预测和检验。

		认同	
		一致	分歧
物质权力	相对不平衡 或集中	等级制	帝国
	相对平衡 或分散	安全共同体	无政府状态

图-5 国际关系或国际结构的不同类型

来源: Henry Nau,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28

2003年,黄旻华(Min-Hua Huang)同样以物质权力结构和规范结构的互动

参见 Henry Nau,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相应的评论文章见 Jeffrey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1, 2004, pp. 231—233.

Henry Nau,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xi

关联作为切入点,讨论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不同环境限制下的互动模式与国际政治文化的历史演进。他认为,权力分配和权力斗争策略共同造就了所有国家在其中得以社会化的国际政治文化,而稳定的国际政治文化不仅限制了国家间竞争策略的性质属性,而且还对国家间权力斗争方式进行同化。

具体而言,如果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作为起点假设,国家将受到生存驱动压力而追求军事竞争策略。由于并不存在规范结构的社会化效应,互动的行为体既不承认“确保相互生存”的主权原则,也不承认世界领导国的存在。世界秩序完全依赖于权力政治的运作,战争成为解决利益冲突普遍而必然的方式。在此情况下,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取决于霸权国的存在与否。在霸权国缺位,即国际权力分配相对均衡的情况下,霍布斯文化不可能演化为更加和平的文化。因为在自身的权力位置和生存安全无法得到确保的前提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首先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存在霸权国,它为了护持霸权地位,或是依靠军事权力继续主导现存世界,或是将军事权力的优先性转化为协统性权力或意识形态权力,从而同化并规范化竞争对手的权力斗争策略。在此基础上,霍布斯文化才可能向更加和平的洛克文化转化。

而一旦进入洛克文化,国际规范结构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国家会相互承认主权原则,但未必会承认霸权国的世界领导权,即未必承认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在大国监管和国际规范的规制下,国家间竞争更倾向于以协调竞争为主。在此情况下,洛克文化的演变取决于权力分配与观念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当霸权国的实力地位遥遥领先,无论国际社会是否认同霸权国的领导权,霸权国都有能力和意愿推动洛克文化迈向康德文化;但当霸权国的实力仅具微弱优势时,国际社会是否认同霸权国的领导权这一因素将发挥重要影响,霸权国更愿意采取协调性竞争策略以维持现存秩序结构;而一旦挑战国的实力接近或超越霸权国时,国际社会对霸权国地位的认同与否,将直接决定洛克文化究竟是退向霍布斯文化,还是向康德文化和平演进,这一切皆取决于物质权力分配与观念分配的不同结合。

Min-Hua Huang, "Constructive Realism: An Integrated IR Theory of Idea, Strategy, and Structur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April 3—6, 2003.

最后,在康德文化中,国家被国际规范高度社会化,不仅相互承认主权原则,而且自愿放弃利益冲突的暴力解决方式,并接受既存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在此情形下,所有的国际竞争都受到高度合法化的国际规范的制约,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策略更多地转向以意识形态竞争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德文化不会退向洛克文化或霍布斯文化。尽管存在着国际社会对现存秩序的高度认同,但一旦霸权国的超强实力与其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相结合时,康德文化就可能退化。

鉴于上述分析,黄旻华认为,不同的物质权力结构与观念结构相结合,不仅可以决定国际权力斗争的具体方式,还可以决定国际政治文化的不同演进方向,这符合自 1815年以来的国际关系经验事实(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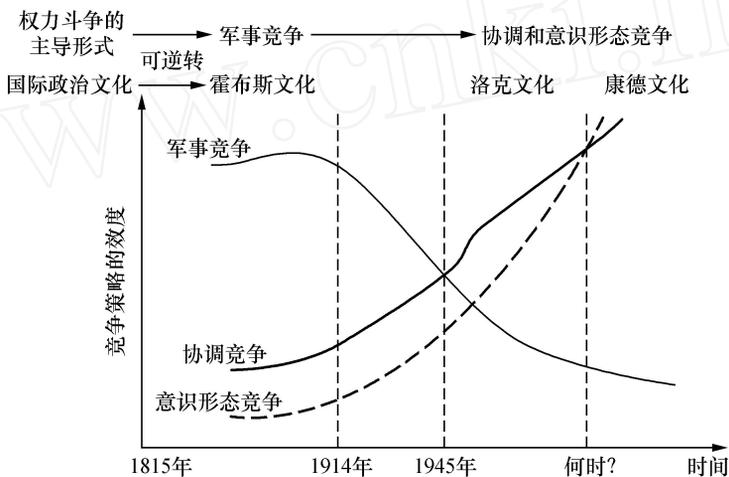


图-6 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与权力竞争策略的效度

来源: Min-Hua Huang, "Constructive Realism: An Integrated R Theory of Idea, Strategy, and Structur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April 3—6, 2003.

此外,凯瑞·莫托拉(Kari Mottola)对欧盟国际秩序战略的分析 和乔舒

Kari Mottola,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Critic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Power of a Normative Power," paper submitted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Chicago, Illinois, February 28 to March 3, 2007.

亚·斯塔佩尔 (Joshua Stapel)对欧盟社会政策一体化的分析,也都是围绕着上述权力结构与规范结构的相互影响展开的。

莫托拉指出,欧盟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规范性力量,既是当前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当前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消费者。任何一项欧盟的国际秩序变革战略,都是在规范与权力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权力与规范关系,决定了欧盟不同秩序战略——建构、管理、强制与说服——的优先性。

与之相呼应,斯塔佩尔则强调物质结构与社会认同的耦合阻碍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社会政策的一体化。首先,在国家层面上,不同的社会—物质复合体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国家政策;在欧盟层面上,社会认同与不同福利国家物质结构之间的偶然性互动则加强和推动了不同社会—物质复合体的造就与相互再造。换言之,斯塔佩尔的经验分析认为,欧盟社会政策一体化的阻力并不仅仅源于各个成员国内部文化的差异;相反,统一的欧盟认同之所以难以形成,主要是因为不同的社会认同与不同的物质结构相结合,从而强化了不同福利国家体制与社会实践形式的差异,即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物质复合体。处于这些社会—物质复合体内的社会个人和国家政府,往往会把其他形式的福利国家类型看作是现存福利国家体制的潜在威胁而加以排斥。

2 认同不仅是合作的动力,也是冲突的根源

斯特林—福尔克的现实建构主义虽然也围绕着权力结构与规范结构展开,但他认为,在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分配结构的制约下,群体内认同与群体外认同的互动是国家战略行动的根源,也是国际冲突的根源。2002年,斯特林—福尔克将她的这一现实建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国国际货币决策分析。她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国的国际货币决策之所以由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主要是由于既存的无政府条件和权力分配现状物化了美国国内行为者对货币自主权的认同,导致其频繁地回归单边主义货币决策,并把多边主义用作掩盖其谋取单边利益的政策工具。

Joshua Stapel,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o-Material Complex: The Impact of Social Identities and Material Structures on Social Policy 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repared for the 2007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Chicago, IL, February 28th—March 3rd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imacy of Anarc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但学界普遍认为,斯特林—福尔克的这一理论构建与经验分析虽然在理论融合上极富启发意义,但显然不够成功,因为“由这一理论所引发的问题远比它试图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首先,斯特林—福尔克对自由主义——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和机制理论——的批判陈旧而过时;其次,虽然在现实主义框架内引入了建构主义的“认同”因素,但由于她极力推崇无政府状态的优先性及其单一含义,因而国家行为体对结果的偏好丝毫没有改变;最后,斯特林—福尔克对国内因素和国内行为体的高度强调使其很难与其他国内政治理论或官僚政治理论相区分。

鉴于上述批评和指责,斯特林—福尔克于2004年进一步修正了其分析框架,并将之运用于对中国大陆、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三角关系”的分析。通过整合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和“极”的优先性,与建构主义关于群体形成以及身份建构和社会互动实践模式的分析,斯特林—福尔克指出,在“三角关系”中,群体内认同与群体外认同的互动有可能诱发三者之间物质权力结构与观念结构的非和平性变迁。也就是说,中国台湾地区岛内的“民主选举”竞争是围绕着“台湾身份”的建构而展开的,是台湾岛内各党派政治主导权的竞争与台湾岛外“台独”和反“台独”竞争交相互动的结果。三方的对外决策都是基于对特定物质权力结构与观念结构结合的特定理解而做出的。在经验上,台湾地区越是谋求独立的“台湾身份”,两岸物质实力的差距越大,中国大陆的民族统一认同就越强,海峡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同时美国介入海峡两岸斡旋的积极性和紧迫感也就越强;反之,这一地区的冲突才可能减小。

综上所述,斯特林—福尔克的现实建构主义是针对自由建构主义认为“认同、规范和话语具有促进国际合作的积极功效”而提出的。其核心的原则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在这个国际环境条件制约下,任何行为体的行动都是由社会所共享的主体间理解所决定的。因此,“认同”——也就是

Lawrence Hanlet, "Rethinking Realism with a Constructivist Twi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2, 2003, pp. 284—286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Orga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Third Image Reversed," To be Presented at the Fifth Pan-European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 and its Standing Group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GR),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September 9—11, 2004.

行为体对其自身是谁、代表谁的利益以及它在当前国际秩序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的集体理解——应是现实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当不同的认同相互碰撞时，既可以导致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也可以带来武装冲突，而这又主要取决于认同被置于何种物质权力分配之下。

3. 权力与利益的不可超越性

如前所述，现实建构主义认为，“即使现存规范结构被互动的行为体普遍接受和高度认同，权力与利益考虑依然重要”。以欧洲外交政策中的团结观念为例，坦纳希斯·帕纳加斯（Thanasis Pinakas）对此进行了研究。

首先，帕纳加斯的研究肇始于自由建构主义的解释困惑。根据自由建构主义的阐述，施动者的偏好是由身份和利益所建构的，而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又是由施动者之间所共享的主体间观念、预期和规范即主体间所共享的价值体系所造就和不断再造的。根据这种理论解释，欧洲外交政策中的“团结观念”是由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在彼此互动中有意识建构的，其目的是通过塑造统一的欧洲认同，使各个成员国在面临外部威胁时能采取高度一致的对外政策行为。然而，在涉及欧盟成员国的三次领土危机中，除了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危机以外，在伊米亚/卡达克岛（Imia/Kardak）和佩雷希尔/雷拉岛（Perejil/Leila）危机中，欧盟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并未表现出自由建构主义所宣称的“高度团结一致”。

针对这种理论与经验的反常，帕纳加斯指出，国家对外政策的执行，必然是特定权力与特定规范相结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或内化一套基本的社会规范结构，并不等于施动者在具体的经验行动中必然执行这些规范要求。

Thanasis Pinakas, "The Notion of Solidarity i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A Realist-Constructivist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search student conference o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LSE, July 2—3, 2004.

根据帕纳加斯的分析，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危机中，欧盟成员国在危机爆发之初就宣布坚定支持英国的领土要求，这不仅是鉴于英国在欧盟内的强大影响，而且也源于阿根廷的虚弱影响和国际联系的松散，支持英国对欧盟其他各国的实际利益不会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在伊米亚/卡达克岛危机中，鉴于危机发生的地点接近于欧洲核心地带，且土耳其是欧盟的近邻和积极入盟者，因而欧盟采取了拖延战术，直到危机解决以后才发表了一份支持政治解决的统一立场文件；而在佩雷希尔/雷拉岛危机中，鉴于摩洛哥与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紧密联系，以及西班牙在欧盟中的弱小地位和影响，欧盟各国考虑到各自的利益损失，对这一危机从未形成过统一见解，也未发表过支持西班牙的任何统一立场文件。

虽然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是被社会规范所建构的,但这始终无法排除施动者对相对权力分配与相对利益损失的各自忧虑,从而使“团结一致”的欧洲外交政策观念不可能得到彻底有效的执行。

(二) 批判理论:现实建构主义对国际权力运行的政治批判与道德怀疑

批判形式的现实建构主义之所以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现实主义长期为权力物质主义所主导,忽视了权力运行的道德基础与政治目的;其二,建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带有浓厚的自由理想主义倾向,忽视了修辞、话语、规范和认同的消极性,并对国际关系权力的可超越性过于乐观。因此,批判形式的现实建构主义旨在取两者之长补两者之短,主张把建构主义所提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现实主义的道德怀疑主义和政治批判精神结合起来,重塑权力与道德、权力与理想以及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批判维度上,它既指向对现实主义,同时又指向对自由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

布伦特·斯蒂尔指出,权力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是重要的,但绝不是随意可用的,任何权力的运用应当首先考虑政治后果。审慎的现实主义政策应该是追求权力而不滥用权力。任何不恰当的权力运用,将会对权力本身及其权力运用者带来无可挽回的伤害。越南战争之所以导致美国衰落,主要不是因为美国自身的权力不足,而是因为美国不谨慎地使用其超强权力。当前,由于没能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权力运用所受到的限制以及权力应当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政治目的,伊拉克战争正使美国陷入像越南战争那样的权力“傲慢主义”困境。

同时,斯蒂尔还指出,国家行动除了受物质权力分配的制约外,更主要是由主体间所共享的观念分配所决定的。主体间文化或共同理解不仅塑造国家行为体特定的身份和利益,而且还支配其行动。美国之所以能逆冷战后的和平潮流和国内的反战情绪而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主要是因为它所依据的“民主和平论”为美国人民和盟国所信奉。毕竟在有着深厚自由民主传统和尊重人权的美国,以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理由去说服美国民众参与伊拉克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以民众所普遍信奉的“民主和平论”为动员理由,那将极具吸引力。因为通过“塑造一个民主的伊拉克,进而造就一个与西方有着共同价值观的民主中东”,是值得为之一战的“永久和平计划”,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打仗的”。

但是,美国 and 英国联合入侵伊拉克不仅在阿拉伯世界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美浪潮,使美国的中东计划连连受挫并深陷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泥沼;而且还诱发了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嫌隙,破坏了美国长期以来所建立起的国际和平形象,并最终为美国未来权力的行使设置了更多约束和障碍。以此观之,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平论”既没有带来更多的体系和平,也没有带来更多的权力行使自由。有时,自由理想主义要比现实主义更容易导致战争和诱发暴力冲突,因此也更值得以一种道德和政治怀疑的精神对待之。

总之,在斯蒂尔的“反身现实主义”那里,伊拉克战争是危险的权力分配(不受约束的单一霸权)与危险思想(民主和平论)藕合的产物。任何一个国家对其权力运行及其政治理想都应当时时反躬自省、反身自控,因为“自制才是自由行动的前提”。

四、现实建构主义的成就与不足

作为一种搭桥理论,现实建构主义的实质是现实主义的政治世界观与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结合,因而理论上既可以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建构主义变种,也可以被看作是建构主义的现实主义表述。这种搭桥计划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首先,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第一,现实建构主义恢复了政治现实主义的若干本来面目,认为现实主义并非就是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工具理性)的,也并非就是经验—实证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谨慎的政治世界观,它从来就不与特定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固定地结合在一起。因而,根据它所依赖和附着的社会理论内核的不同,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应以多元形态而存在的,并且存在着多元发展路径,而不必然从属于权力物质主义和经济学研究传统。第二,现实建构主义复兴了现实主义古老的社会学传统,并将建构主义的主体间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施加于政治现实主义,从而在新的政治形势和学术环境下,开启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我修正与自我更新。就现实主义的

温特意义上的用法,主要是指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隐喻。参见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知识积累和学术成长而言,其理论创新的意义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社会学和语言学转向,也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转向”和“进程转向”。第三,现实建构主义的有可能使现实主义依据社会理论内核的不同而发生新的理论分化,即分化为坚持物质主义本体论、理性主义认识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经济学比拟的主流现实主义和并置考虑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认识论以及多元方法论调和的现实建构主义。

其次,相对于建构主义而言,第一,现实建构主义澄清了“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政治实体理论”,而是“一种研究任何社会关系的方法”,“它具有自成一体的命题体系或理论架构,可以被应用于所有社会领域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建构主义认为,“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存在,人自身及其所生活的世界都是由社会关系所建构的”。因此,建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从主体间社会关系考察国际政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第二,现实建构主义指明了建构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并非一定要兼容于自由主义范式,也不是说好的建构主义必然就是现实主义的,而是说建构主义研究可以像兼容于任何其他世界观一样与现实主义世界观相兼容”。这也意味着,现实建构主义将现实主义的政治怀疑精神和道德批判传统附着在建构主义之上,从而使建构主义分化为坚持自由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建构主义和坚持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建构主义,其理论实质是对当前主流建构主义“相信自由理想主义的制度改良和观念扩散可以导致人类进步”的深刻怀疑。第三,现实建构主义相信“无政府状态和权力政治是我们自身所造就的”,但并不因此认为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90—210.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p. 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

尼古拉斯·奥努夫:《建构主义的哲学渊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1—15页。

Nicholas G. Onuf, “A Constructivist Manifesto,” in Kurt Burch and Robert A. Denemark,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7), pp. 7—17.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p. 336.

Daniel Nexon and Patrick Jackson, “Paradigmatic Faults: Why the Divisions Between ‘Schools’ of IR Theory Aren’t All They’re Cracked Up To Be.”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6.

“一切都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也不因此认为“施动者是可以无限自由施动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虽然是由主体间的共同理解所驱动的，但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有时也是不容忽视的。权力与规范、物质与观念总是处于互动过程并相互影响、相互建构。

最后，现实建构主义对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它开辟新的知识增长空间。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现实主义发展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以及攻防理论等各种现实主义分支，但这些分支并没有对现实主义所长期固守的权力物质主义内核与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充分的质疑或反思，绝大部分理论仅限于对新现实主义的修正和补充而已，很难谈得上根本的理论突破；建构主义则发展出了新古典建构主义、自然建构主义和后现代或批判建构主义等流派，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但这些建构主义或是与自由理想主义相结盟从而鼓吹制度改良与社会进步，或是与后现代解构主义及批判理论相结合致力于对现存秩序的颠覆性理解与人类解放，各派之间纷争不已，至今难以形成统一的研究纲领。而一项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搭桥的融合计划，不仅可以带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更新，而且还可以对主流建构主义的“新威尔逊理想主义”提出有益的批判和修正。概言之，现实建构主义可以打破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壁垒森严的学派分立，预示着各个流派进行对话与沟通的前景，从而更好地解释和理解现实世界。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或分析框架，现实建构主义目前只是崭露雏形，远未成熟和完善，甚至一些理论的关键之处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厘定和阐述，因而不可避免带有诸多缺陷与不足。同时，作为一种搭桥理论，现实建构主义是现实主义元素与建构主义元素妥协调和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两面夹击。

建构主义可能会指责，现实建构主义误解了当前主流建构主义与自由理想

Nicholas G.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Nicholas G. Onuf,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p, 1998).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亦可参见 Min-Hua Huang, "Constructive Realism: An Integrated R Theory of Idea, Strategy, and Structure."

主义的关系。“自我标榜的建构主义者也许会辩解说,建构主义并非是自由理想主义的同情者和天然同盟军,因为作为当前鼎足而立的三大理论范式之一,建构主义不仅是现实主义的批判者,同时也是自由理想主义的批判者,这从建构主义对民主和平论的批判、对欧美外交政策中的救世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批判中可窥见一斑。因此,现实建构主义需要进一步论证并澄清,建构主义与自由理想主义之间的确切关系。

另外,建构主义者还会批评指出,现实建构主义并未能提供一种区别于自由建构主义的全新分析方法。尽管现实建构主义阐明了自由建构主义忽视权力的重要性与修辞、话语、认同和规范的弊病,但自由建构主义业已认识到并着力弥补这种缺失,一旦自由建构主义加大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力度,那么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将变得无足轻重。况且,现实建构主义(主要是巴尔金)所提出的通过聚焦“规范结构、政治道德的倡导者和权力运用三者之间关系”与自由建构主义通过聚焦“结构、施动者与施动行为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规范结构或权力结构变迁的做法并无本质区别。就此而言,现实建构主义只是将建构主义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拓展至古典现实主义所涉及的“理想与道德”范畴。

而现实主义则批评道,现实建构主义倡导“权力与理想的辩证”、“权力与观念的辩证”以及“权力与责任的辩证”,只是重申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两大核心主张,并没有添加新的原则:(1)任何道德理想的政治和任何权力的政治要想奏效,就必须实现二者的妥协与调和;(2)任何道德理想都必然是具体情境的而非普世的,道德理想的冲突必然带来权力的冲突并最终依赖权力加以解决。尽管现实建构主义声称可以将一种新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施加于传统现实主义之上,但现实主义者认为,古典现实主义本身就是坚持“社会人”假定和社会学方法的非物质形态的现实主义。此外,现实建构主义虽然坚持权力的不可超越性,但并没有为这一现实主义的最核心命题提供任何区别于古典现实主义的全新诠释。因此,相对于古典现实主义,很难说现实建构主义成功地提供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国际关系新视角。现实建构主义需要进一步阐明,同样是坚持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权力与规范”辩证关系,它与古典现实主义、英国学派乃至文明冲突论有何区别。

现实建构主义理论评述

此外,现实建构主义的经验研究明显不足。现实建构主义不仅需要阵营内部的沟通,而且还需要不断地拓宽其研究领域,以具体的经验研究来丰富和完善其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旨趣在于澄清和阐明国际关系中的观念、权力与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其首要目标是要以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重塑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批判传统与道德怀疑精神,为当前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审慎的理论基础。就此而言,现实建构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建构主义形态,其根本问题是权力与观念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融合的大胆尝试,现实建构主义的发展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当前的“三方争论”走向“四角论争”。因而,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动向。

作者简介

徐进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1994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合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即出)。

电子信箱: x-j04@mails.thu.edu.cn

陈琪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1991在北京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遏制与绥靖:大国制衡行为分析》(2004年);译著:《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2006年)。

电子信箱: chenqi@mail.tsinghua.edu.cn

黄宇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05级本科生。2006年作为交换生在香港大学学习。

电子信箱: hyx05@tsinghua@gmail.com

张光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1982、1987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哲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2002年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 *Asian Survey*,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等刊物发表论文。著有:《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1996年)。

电子邮箱: gzhang85@nankai.edu.cn

刁大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2005、2007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

电子邮箱: davidiao@mail.nankai.edu.cn

周永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1986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9年在吉林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97年在外交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经济外交》(2004年);译著:《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2005年)。

E-mail: zys1012005@yahoo.com.cn

董青岭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2003、2006年在山东师范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电子信箱: TungTsingling@sina.com